

柯美成 张发祥

中国古代经济名作注译

中国古代经济名作注译

柯美成 张发祥

经济管理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29 号

责任编辑: 林道君

技术设计: 张 马

GDC22/10.

中国古代经济名作注译

柯美成 张发祥

出版: 经 济 管 理 出 版 社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红园胡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发行: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中央党校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4.375 印张 360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80025-776-2/F·636

定价: 9.80 元

目 录

《尚书》:无逸	(1)
《国语》:管仲对桓公问	(8)
单穆公谏周景王铸大钱	(21)
《左传》:子产告范宣子轻币	(25)
晏婴论幅利	(28)
《老子》:不尚贤	(31)
小国寡民	(34)
《论语》:季氏将伐颛臾	(36)
《墨子》:节用(上)	(41)
《孟子》:寡人之于国也	(46)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	(51)
《庄子》:胠篋	(61)
《商君书》:农战	(71)
《荀子》:富国	(83)
《韩非子》:五蠹	(110)
《管子》:治国	(137)
国蓄	(145)
《吕氏春秋》:上农	(158)
《礼记》:论大同与小康	(165)
贾谊:论积贮疏	(170)
晁错:论贵粟疏	(175)
司马迁:货殖列传序	(183)

桓宽:本议	(190)
王符:本末论	(202)
曹操:收田租令	(208)
诸葛亮:临终遗表	(211)
鲁褒:钱神论	(213)
李安世:均田疏	(223)
贾思勰: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227)
刘秩:货泉议	(230)
杨炎:请行两税法奏	(236)
杜佑:钱币序	(239)
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245)
韩愈: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256)
柳宗元:宋清传	(260)
白居易:论和杂状	(265)
李翱:平赋书序	(271)
李觏:富国策第八	(277)
欧阳修:通商茶法诏	(285)
曾巩:襄州宜城县长渠记	(289)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296)
乞制置三司条例	(340)
答司马谏议书	(345)
沈括:采草药	(349)
苏轼:论时政状	(353)
叶适:财计(上)	(363)
邱潜:论钞法	(372)
张居正: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	(379)
海瑞:禁馈赠告示	(386)
陆楫:论崇奢黜俭	(389)

徐光启:甘藷疏序	(395)
顾炎武:钱粮论(上)	(399)
王夫之:论对外贸易	(406)
黄宗羲:财计(三)	(413)
唐甄:富民	(418)
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	(427)
洪亮吉:治平篇	(438)
林则徐: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	(444)
柯美成:《中国古代经济名作注译》脱稿即事	(452)

《尚 书》

无 逸

〔《尚书》简介〕《尚书》，亦称《书》、《书经》。“尚”即“上”，原意“上古之书”，为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主要是商、周两代统治者的谈话记录和虞、夏史事记载，相传由孔子所删定。原书于秦始皇焚书后亡佚，汉初由秦博士伏生出其壁藏残卷，口授 28 篇，师徒相传。到汉武帝时，加上 1 篇伪《太誓》，共 29 篇，用当时隶书写定，列为儒家“五经”之一，立于学宫，世称《今文尚书》。此后几次出现的用先秦文字写的本子，被称为《古文尚书》。其中，鲁共王刘余在孔子旧居壁中发现的蝌蚪文本，刘歆以其多 16 篇，欲争立于学宫未成，从此引起学术史上长期的今古文之争。东汉时流行的，是杜林所传的漆书古文本 29 篇，有马融、郑玄、王肃等人的注解。西晋永嘉之乱，文籍丧失。东晋初，梅颐又献有《孔安国传》的《古文尚书》，把今文 29 篇析成 33 篇，并新增 25 篇，凑成刘向、郑玄所称 58 篇之数，从此作为《书经》流传下来。唐孔颖达撰《尚书正义》，后与《孔传》合成《尚书注疏》。自宋代起，开始有人对所谓《古文尚书》提出怀疑，迭经明、清两代学者周密考证，判定此书与《孔传》均系伪作。因此，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实为《今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的合编。

《尚书》中记录的古人经济活动的传说，特别是西周初期的某

些史料，是研究我国上古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重要参考文献。有唐孔颖达等《尚书正义》、宋林之奇《尚书全解》、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等并行于世。

〔提 示〕《无逸》是《尚书》中的名篇，旧传为周公所作，今人则一般认为是周公的一次重要谈话，而由当时的史官记录下来的。

相传武王姬发死后，儿子成王年幼，由武王之弟姬旦——周公摄行治理天下之事。周公摄政7年，平息了武庚（纣王之子）联合管叔、蔡叔（武王的两个弟弟）的叛乱；大规模分封诸侯，建立王室藩卫；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并营建洛邑作为东都，以加强对东方的政治、军事控制，然后，把政权归还给成王。《无逸》就是周公还政于成王时的一篇告诫之辞。周公从总结殷商由兴盛到衰亡和周朝先辈创业的历史出发，谆谆告诫成王：“君子”要懂得稼穡之艰难，不要逸于游乐。只有认识到稼穡是“小人”所依赖的大事，只有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然后才能长久安逸地享乐，实现长治久安。

这篇谈话记录得如实而生动。全篇以“无逸”的涵义作为谈话的纲领，以史证今，从正反两方面着力抒论，故即以《无逸》题篇，从而开辟了战国后理论文章“据题抒论”的先河。

选文据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

周公曰：“呜呼^{〔1〕}！君子所其无逸^{〔2〕}。先知稼穡之艰难，乃逸^{〔3〕}，则知小人之依^{〔4〕}。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穡^{〔5〕}，厥子乃弗知稼穡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6〕}；否则侮厥父母曰^{〔7〕}：‘昔之人无闻知^{〔8〕}。’”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9]，严恭寅畏^[10]，天命自度^[11]，治民祗惧^[12]，不敢荒宁^[13]。肆中宗之享国^[14]，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15]，时旧劳于外^[16]，爰暨小人^[17]。作其即位^[18]，乃或亮阴^[19]，三年弗言。其惟不言，言乃雍^[20]。不敢荒宁，嘉靖殷邦^[21]。至于小大^[22]，无时或怨^[23]。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24]。其在祖甲^[25]，不义惟王^[26]，旧为小人。作其即位^[27]，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28]，不敢侮齔寡^[29]。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30]，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穡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31]。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32]，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33]。”

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34]，克自抑畏^[35]。文王卑服^[36]，即康公田功^[37]。徽柔懿恭^[38]，怀保小民^[39]，惠鲜齔寡^[40]。自朝至于日中、昃^[41]，不遑暇食^[42]，用咸和万民^[43]。文王不敢盘于游田^[44]，以庶邦惟正之供^[45]。文王受命惟中身^[46]，厥享国五十年。”

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47]，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48]，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49]：‘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50]，非天攸若^[51]，时人丕则有愆^[52]。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53]！”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54]，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诇张为幻^[55]。此厥不听，人乃训之^[56]，乃变乱先王之正刑^[57]，至于小大。民否则厥心

违怨^[58]，否则厥口诅祝^[59]。”

周公曰：“呜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60]。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61]。’则皇自敬德^[62]。厥愆，曰：‘朕之愆^[63]。’允若时^[64]，不啻不敢含怒^[65]。此厥不听，人乃或诎张为幻，曰：‘小人怨女詈女。’则信之。则若时，不永念厥辟^[66]，不宽绰厥心^[67]，乱罚无罪，杀无辜^[68]，怨有同^[69]，是丛于厥身^[70]。”

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71]。”

〔注 释〕〔1〕呜呼：发语词，示意郑重其事。〔2〕君子：殷周时通用为君临民上者之称。所：居其位。其：作语助，表示希望。无：通“毋”。不，不要。〔3〕乃逸：即“而逸”。〔4〕小人：庶民。依：恃，依靠。一说，通“隐”，指隐痛，疾苦。译文从后说。〔5〕厥：其。〔6〕谚：同“谚(yàn)”。粗野，不恭。既：同“暨”。连词，有渐进之意。诞：放肆，欺詐。

〔7〕否：同“丕”。否则：丕则，乃至。〔8〕昔之人：从前的人。或指上了年纪的人。〔9〕昔在：即“在昔”。古人追述古事的术语。中宗：即祖乙，殷王朝第七世贤王。一说，指太戊，汤之玄孙。〔10〕严恭：严肃恭敬。寅：敬。寅畏：敬畏天命。天命，指上天托付给殷王朝的大命。〔11〕度：度量，衡量。〔12〕祗：敬。祗惧：小心谨慎。〔13〕荒宁：殷周时常用语，指荒废政事而贪图安乐。〔14〕肆：同“故”。因此。享国：享有国家政权，指君主在位的时间。〔15〕高宗：即武丁，殷王朝第十一世贤王。他在位时是殷代最隆盛时期。〔16〕时：东汉徐干《中论》引作“寔”，为“实”的异体字。古时，“时”、“寔”又同训为“是”。旧：久。〔17〕爰：于是。暨：与。

〔18〕作：始。〔19〕乃：承上启下之词，无义。或：有。亮阴：古书或作“谅阴”、“谅闇”。前人以“亮阴”是武丁遭遇父丧，居丧守孝的意思。但三年丧礼为后世儒家始作俑，殷人尚无此说，故“亮阴”当不是一词，而具别种意

义。汉马融说：“亮，信。阴，默。”〔20〕雍：和谐，喜悦。〔21〕嘉靖：安定。

邦：国家。殷邦：指新迁的殷都（在今河南省安阳市）。此指武丁打退鬼方族的侵扰一事。〔22〕小大：指朝廷中的上下臣僚。一说，指臣僚和庶民。

〔23〕时：同“是”。指武丁。〔24〕五十有九年：宋洪迈《隶释》载《汉熹平石经》《尚书·无逸》云：“肆高宗之享国百年。”则“五”字当为“九”字之误。今文《尚书》作“百年”，古文《尚书》作“九十有九年”。〔25〕祖丁：武甲之子，祖庚之弟。〔26〕惟：为。不义惟王：汉郑玄《尚书》注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贤，武丁欲废兄立弟，祖甲以此为不义，逃于人间，故云久为小人。”〔27〕作：及。作其即位：祖庚死后，仍由祖甲继为殷王。〔28〕保惠：保护并施以恩惠。〔29〕鰥(guān)寡：老而无妻称鰥，无夫称寡。

〔30〕时：同“是”。这。立王：立为国王。周人常用术语。〔31〕耽：沉溺。从：同“纵”。放纵。〔32〕罔：没有。或：有。克：能。〔33〕四三：犹“三四”。〔34〕太王：周公曾祖父古公亶父。王季：周公祖父季历。〔35〕抑：慎。畏：敬畏。〔36〕文王：武王与周公之父姬昌。卑：卑贱。服：从事。卑服：从事卑贱的劳作；一说即“比服”、“庀服”，意谓顺着次序治事。〔37〕即：成就。康：同“窠”。窠食借作“儿梁”指大屋。功：事。康功：安居之事。田功：种田之事。〔38〕徽：善。柔：仁。懿：美。恭：谨。〔39〕怀保：抚育，保护。〔40〕鲜：清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云：“鲜，于字之讹。”〔41〕日中：中午。昃(zè)：日偏西。〔42〕遑(huāng)：暇，闲暇。〔43〕用：以。咸和：和谐。〔44〕盘：盘桓。引申为沉溺。游：游玩。田：亦作“畋”，指打猎。〔45〕庶邦：各诸侯国。惟：独，只。供：供奉。以庶邦惟正之供：谓于众邦常贡之外，不再征敛。一说，“正”通“政”，“供”即“恭”。译文从后说。〔46〕惟：以。中身：中年。〔47〕继自今：从今以后。嗣王：继位之王。此处指成王。〔48〕淫：纵恣，无节制。观：观赏，游玩。〔49〕皇：《汉熹平石经》作“兄”。兄系“况”的借字。比：譬。无皇：即“无况”，意为且不要，不要比方着。〔50〕攸：所。〔51〕若：顺。〔52〕时：是，这。丕：语助，无义。愆：过失。〔53〕受：即殷纣王，商代亡国之君。酗(xù)：沉迷于酒。德：行。〔54〕胥：相。训告：劝导，告诫。〔55〕诐(zhōu)张：诐骗的意思。幻：惑乱。〔56〕训：顺。引申为逢迎，迎合。〔57〕正：通“政”。刑：法，法制。〔58〕否则：即“丕则”。违：恨。〔59〕祝：同“咒”。〔60〕迪哲：明哲，

明智。〔61〕女：同“汝”。 𡩊(hì)：骂。 〔62〕皇：即“况”字。益发，更加。

〔63〕朕：古人自称之词。从秦始皇起，专用为皇帝的自称。 〔64〕允：诚。 时：是。 〔65〕不啻(chì)：不但。 〔66〕辟(bì)：君。一说，指法，刑。

厥辟：其为君之道。 〔67〕宽绰：宽缓，开阔。 〔68〕辜：罪。 〔69〕同：聚合。 〔70〕丛：集。 〔71〕监：同“鉴”。鉴戒。 兹：此。

译 文

周公说：“唉！君子在位，切不可安逸享乐。先要了解耕种收获的艰难，这样，处在安逸享乐的环境中，也会知道种田人的疾苦。看看那些小民，他们的父母勤劳地种着庄稼，他们的儿子却不知道种庄稼的艰难，因而贪图安逸享乐，又粗野，又狂妄，甚至轻侮他们的父母说：‘上一辈的人什么都不懂。’”

周公说：“唉！我听说，过去殷王中宗，严肃地对待王位，敬畏地遵从上天，以天命来衡量自己，小心谨慎地治理人民，不敢荒废政事而贪图享乐，所以中宗能在位七十五年。到了高宗，他幼年时曾长时间在外行役，由是能和庶民的生活接触。他继位之初，怀着满腔的诚信，态度却很是沉默，三年都不大讲话。正因他不轻易讲话，一旦讲出来，就能使人心悦诚服。他不敢荒废政事去贪图安乐，因此才能打退鬼方的侵扰，使国家得到安定。从小民到大臣，没有人对他有怨言，所以高宗能在位五十九年。到了祖甲，他认为父亲要废兄立己不合乎道义，便逃往民间做了很久的小民。等到他做了国王，便能了解小民的疾苦，保护并施恩惠于他们，连孤苦无依的人也不轻慢，所以祖甲能在位三十三年。从这以后所立的殷王，生来就安逸享乐。由于他生来就安逸享乐，所以不了解耕种收获的艰难，不关心庄稼人的疾苦，只是沉溺于玩乐之中，一味放纵自己。所以，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长寿的，有的在位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

五六年，有的三四年。”

周公说：“唉！只有我们周的太王、王季，他们能谦虚谨慎，敬畏上天。文王从事过卑贱的劳作，为使人民安居和土地开发做出了成就。他善良、仁爱、温和、谦恭，安抚保育人民，施恩惠于那些孤苦无依的人。从早晨到中午，直到太阳偏西，他忙得没有功夫吃饭，用这样的操劳来求得万民的和谐安乐。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玩、打猎之中，而是集中精力处理与各诸侯国的政事。文王在中年受命继承王位，在位五十年。”

周公说：“唉！从今以后继位的君王，切不可沉溺于赏玩、安逸、游乐和打猎之中，要为了万民恭于政事。且也不要这么说：‘今天先痛快地享乐享乐吧！’这样就不能教导人民，也不是顺从天意了。这样的人就有罪过了。不要象殷纣王那样迷惑昏乱，在酗酒中做出种种恶行！”

周公说：“唉！我听说，古时的人还能互相劝导，互相爱护，互相教诲，小民也没有互相诋骗欺诈的。如果君主不听大臣的劝导，大臣就会迎合君王的意志行事，先王的政令和法制就会由小到大逐渐被改变。小民无所适从，心里就会怨恨，口中就会诅咒了。”

周公说：“唉！从殷王中宗，到高宗，到祖甲，到我们的周文王，这四个人是明智的君王。有人告诉他们说：‘小民在怨恨你、咒骂你’，他们会更加慎于自己的言行。有人列举出他们的过失，他们就说：‘我的过失确实是这样的。’果真如此，人民不但不会怨怒，反而还会拥护你。假如这些道理你听不进去，有人诋骗你说：‘小民在怨恨你、咒骂你’，你就会相信他。这时候，你就不会总是考虑为君之道，不能使心胸宽大，就会乱罚、乱杀无罪的人。人民的怨恨就会聚积起来，集中到你的身上。”

周公说：“唉！继承君位的王，你可要以这些话为警戒啊！”

管仲对桓公问

〔《国语》简介〕《国语》是我国最早的国别史。旧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今人则多以为系儒家学派根据各国原始记录整理而成。全书共 21 卷，含《国语》3 卷，《晋语》9 卷，《鲁语》、《楚语》、《越语》各 2 卷，《齐语》、《郑语》、《吴语》各 1 卷。起自周穆王二年（前 990），迄于赵、韩、魏三家分晋（前 453）。

《国语》与《左传》的内容大同小异，语言风格也较接近，但前者偏于记言，后者偏于记事，详略和重点有所不同。因此，两书可互相参佐，互为补允。加上据传均为左氏所著，汉儒因称《左传》为“内传”，称《国语》为“外传”。三国时，吴人韦昭作《国语解》，也称为“外传”。韦昭的注解被保存下来，成为极有价值的注本。清洪亮吉、董增龄为之作有疏。

《国语》的记言，主要是记述各国君臣的言论、对话和互相驳难，来反映当时的政治、外交、军事等活动；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揭露了各国国内严重的阶级对立和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骄奢淫佚，保存了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如管仲、单旗等人的经济思想。

〔提 示〕 管仲是春秋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曾相齐桓

公,并使之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选自《国语·齐语》的这篇文章,记述的是管仲经济思想中最有名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两千余年的“四民分业定居论”。

管仲基于治国御民图霸的政治考虑,在初见桓公时,即提出了将被统治的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大阶级集团,并使各阶级集团按专业聚居在固定地区的主张。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在管仲看来,职业分类的世袭性和聚居地区的固定性,将使社会的分工必然具有自然性、持久性和专业化的特点。既然做到了“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就能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为统治阶级造就出便于长期掠夺的人力资源。在行业的社会环境里,人们“相语以事(利)”、“相示以巧(赖)”、“相陈以功(知价)”,如此世代相沿成习,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无疑是有利的。而为了适应世袭的职业分类和聚居的生产方式,经营管理制度也要与之配套,发挥效用,那就是:“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等等。这种管理体制,给予人民的自由并不多,而是以严谨的方式,来督责职业不同的人民,进行各自的专业生产。

在四民分业定居论中,管仲把工商与士农并列,视工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是社会的重要生产部门,都是财富的来源之一。这一点应当说是很有见地的,说明管仲对工商业活动的必要性已有了充分的认识。

文章采用纵横结合的结构方式来阐述中心思想,通过君臣间一问一答,将如何理民安国、称霸诸侯等问题,逐一深入地演绎出来,又按士、工、商、农的顺序分别加以论述,最后归结到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上,作出了“横行天下”的结论。顺理成章,颇能感动人主。

选文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国语》。

桓公自莒反于齐^[1]，使鲍叔为宰^[2]，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冻馁，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者，则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国家者，则管夷吾乎^[3]！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宽惠柔民^[4]，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5]，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6]，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7]，是以滨于死^[8]。”鲍叔对曰：“夫为其君动也^[9]，君若宥而反之^[10]，夫犹是也。”桓公曰：“若何？”鲍子对曰：“请诸鲁。”桓公曰：“施伯^[11]，鲁君之谋臣也，夫知吾将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鲍子对曰：“使人请诸鲁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国^[12]，欲以戮于群臣，故请之。’则予我矣。”

桓公使请入鲁，如鲍叔之言。庄公以问施伯^[13]，施伯对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为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国，则必得志于天下。今彼在齐，则必长为鲁国忧矣！”庄公曰：“若何？”施伯对曰：“杀而以其尸授之。”庄公将杀管仲，齐使者请曰：“寡君欲亲以为戮，若不生得以戮于群臣，犹未得请也，请生之。”于是庄公使束缚以予齐使，齐使受而以退。

比至^[14]，三衅三浴之^[15]，桓公亲逆之于郊而与之坐^[16]。问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高位，田狩罽弋^[17]，不听国政；卑圣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嫔^[18]，而陈妾数百^[19]；食必粱肉^[20]，衣必文绣。戎士冻馁，戎车待游车之裂，戎士待陈妾之余。优笑在前，

贤材在后。是以国家不日引^[21]，不月长^[22]。悉宗庙之不扫除^[23]，社稷之不血食^[24]。敢问为此若何^[25]？”

管子对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26]，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27]。合群叟比较民之有道者^[28]，设象以为民纪^[29]；式权以相应，比缀以度^[30]，搏本肇末^[31]；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班序颠毛以为民纪统^[32]。”桓公曰：“为之若何？”管子对曰：“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33]，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络^[34]，而慎用其六柄焉^[35]。”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36]，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37]，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令夫士^[38]，群萃而州处^[39]。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40]，其幼者言悌^[41]。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42]。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43]，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44]，故士之子恒为士。

“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45]，权节其用^[46]，论比协材^[47]；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飭其子弟^[48]，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49]。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

“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